

著亞枕徐

夢雲梨



也

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四版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外埠代售處

香港
廈門
長沙
重慶

澳門
南昌
漢口
小呂宋

廣州
贛州
太原
西貢

汕頭
奉天
蕪湖
海防

梧州
吉林
杭州
石叻

南甯
哈爾濱
南京
金山各埠

福州
長春
成都

著者 校閱者 印刷者 發行者 分售處

上海 上海 上海

徐 許 小 小 各

枕 厘 世 說 大

書 界 界 界 書

局 社 社 社 局

亞 父 社 社 局

哀情
小說
梨雲夢全一冊

定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哀情
小說

梨雲夢序

蓋聞雪含翠柳。鷗鳴不夜之春。風送荷香。蝶醉千叢之色。是以瘳情懷。繡閣動離人。慨感章尋窈窕。春閨據吉士。幽思而況道。蘊才華。曹家繡虎。兩情同。噉日之堅。詩思協河洲之叶。如斯美麗。羨煞鴛鴦。挹彼清芬。愿爲蝴蝶耳。則有鄭詩家婢。洛水名姝。年豈蔻而更香。貌桃花而益艷。鵲鵲而中郎有女。敵筍則母氏鴻冥。憐雙袖之龍鍾。盤難苜蓿。爲承顏於菽水。甘換青衣。曹娥比其芬芳。提縈失其色澤。侍明璫以增恨。對翠羽而自憐。若乃南國芳容。東家秀麗。焚琴過於煑鵲。打鴨輒遭驚。鴛鴦入郁氏之門。旦施初睦。慕齊侯之子。邢尹相離。浪逐飛桃。泣驚霜猿。鳥婢難敵。主憐殺羽。燕鶯惜血。灑於江花。青苔留於津畔。幸而貽將。彤管郎逢。前度之劉。顧彼青襟。石證三生之約。緣脫飛去。破籠而回不去。韋氏之環。猶是韓家之柳。賦翟弟以同載。喜鹿車而共挽。語補玉臺情。同蕭史魂歸。夜月悵當年。倚角之花。章咏戒旦。羨此日描鸞之侶。則鄭交甫繪聲圖影。儘多戲言。賴善長描寫溫柔。定諧雅韻。寢淫香草。品題萬斛珠璣。月旦風流。譜出前番絮果。絳仙如在。應感斯人。鷗鳥有知。可無遺憾矣。僕好事人也。憫凶早遭。蕭條加李密之悲。羊石十年。顧影過昌黎之苦。鬼幘之殃。頻現毒蠱來。惡厲之擲。掄吹雨。暗風不無騷寫幽蘭。

之恨春江花月每多放情桃柳之詞誇將曼倩詼諧深愧佩觴於童子戲向佛頭作冀愿蒙勒白於明公

雪裏英
零師飄
司徒石麟序

小哀情
說情

梨雲夢目錄

第一章 大人家舉止端詳全不見半點狂

第二章 獨見了那人兜的便親

第三章 知音者芳心自同感懷者斷腸悲痛

第四章 一個憔悴潘郎鬢有絲一個杜韋娘不似舊時

第五章 誰想他識空便的靈心兒早醺破號得似我倒躲倒躲

第六章 你須不奪人之好你有心爭但無心好我多情蚤被無情惱

第七章 將錦片前程已蹭脫一邊妙句兒落空他一邊虛名兒誤賺我

第八章 便是言詞謙一時紕箱半世羞慚

第九章 我魂離殼這禍滅身袖梢兒搵不住啼痕一時去住無因進退無門

第十章 只爲你可憎才熬定心腸耐一片至誠心留得形骸在

第十一章 是兜率宮是離恨天我誰想這裏遇神仙

第十二章 要算主人情重將我鴈字排連着他魚水難同



哀情
小說

梨雲夢

徐枕亞著

許厪父評

詞曰

燕語鶯啼三月暮。小院春深。最是鍾情處。況乃葭萼親。又故嬌花兩兩都。無主。鈿合釵分。原定數。一訂鶯儔。一散鴛鴦譜。自古紅顏多命苦。綿綿比恨將誰訴。

右調蝶戀花

第一章 大人舉止端詳全不見半點輕狂

華門閨竇中一鶉衣白結之女郎倚閭悄立。若有所思。良久良久。日云暮矣。田畔小兒三四輩。助厥父兄曳枯樺。負耒耜斜許而過。女郎顫聲呼曰。阿三哥。見我家老父否。阿三嘻笑曰。是蕙姑娘耶。汝幾時將阿爺父與我者。女郎不暇怒。仍注其秋波之目。遠視來者。俄有農夫曳薪一束。高唱俚歌。千丁而來。女郎又呼曰。阿根伯。見我家阿爺否。阿根驚立曰。蕙姑娘。汝父猶未歸耶。彼究焉往者。且若母又何往。耶女郎知阿根亦未知。乃父消息。心中惶急。珠淚且滾滾下。顧何暇與人作問答。但與含糊一點首。彼如水雙瞳。又遠注他方矣。農夫既去。女郎乃縱聲而泣。泣聲細微。隨風吹送。乃益模糊不可辨。而聲浪轉淒。又越一小時。許金烏之光爲一定之時間。

所逐疾馳過山後去。天漸黑時爲月初微。星數點。隱約雲端。風過處。黑雲盡起。捲其光聽。四周林木颯颯作呼息聲。似憫此女郎之悲苦爲作不平鳴者。女郎泣益急。而聲益低模糊中。但辨有阿爺二字而已。

早息而晨起。村人之常也。八時後。家家閉門睡。沉寂中。第有狗吠聲。聞一唱和而已。而此葦門閨竇中。女郎之泣聲。乃漸縱。嗚咽哽噎。蕩氣迴腸。時女郎已入室。室漆黑。不辨方向。有垂斃之餓貓。奮其夜明之目光。灼灼視女主人。叫跟跳擲。旋繞于室中。似不暇自悲其將死。而劇痛其女主人之勞苦也。女郎乃輟其悲聲。漸起摸素得火。燃瓦燈。燈油已盡。屢燃不得。着女郎賭氣不復燃。復摸索得殘飯一盂。呼曰。貓來。貓來。此一盂麥飯。是我父臨行遺我者。我終日不知飢餓。未及食。苟我父徹夜不歸。則吾命且不復保。需一飯何用。且我不忍在未死之前。先睹汝餓斃慘狀。今姑以我父所賜者。貽汝。置飯于地。擊盂而喚。貓貓似解主意。目光炯然。伏女郎足畔。不遽食。久之乃食。食盡。女郎斥貓去。復大悲。殆將夜半。聞村左狗吠急。女郎驟出。借星光向狗吠所來目注。不稍瞬。果見形似乞丐之男子。匆匆來行。漸近女郎。狂喜。驀呼一聲。阿爺奔前抱其父。久久弗釋。斯時狗吠益急。聲益嘈。女郎何言不復可辨。但聞其父太息云。曰。噫。休矣。吾女

緣盡於此矣。

父女摸索入室並坐。敗榻上女父噫氣久之。女郎覺有水自乃父面部下墮及纖手。辨爲乃父淚。雨復大啼曰。父勿悲。兒心碎矣。雖然。父來何暮。且今事何如。能告兒否。父不語。良久忽大聲曰。休矣。我今鬻汝矣。女郎大驚。幾倒於地方。自支厲芳心。忽有所轉。則力爲和悅之聲。仰問曰。父何言。不將鬻我耶。我果值錢足以活我父耶。所值幾何。且受者何人。爲婢耶。抑爲……我意鬻我而足以活父。甚善。且爲婢佳也。父聞言躍起。作快慰聲曰。大佳。大佳。兒能如是。急心慰矣。吾懼汝不我從也。且此去正爲婢耳。汝當憶之。去臘余偕汝至舅父家。道經巨室。汝嘗問我此中人姓名。余言未知。今乃知爲城中富紳宋氏。彼即願購汝爲婢者也。價雖未定。然彼富有。當不致戲我耳。嗟夫。愛兒。兒能孝我。益增我愧。然非汝後母我安致鬻汝。嗟夫。愛兒。我累汝矣。女郎涕泣曰。願父勿更此言。雖然。母究何往。父已知之否。且父今日果何作。耶。父憤然作恨恨聲曰。謂汝母耶。汝猶念此狼惡之淫婦耶。以我思之。兒後此宜勿復念。彼須知彼待汝惡甚。非彼我儕。何以至此。雖然。我今已探得彼確從李某遁去。然而此無與汝事。可勿更言。且我疲甚。今宜稍休息。女郎乃弗復言。方共休憩而多情之天光又穿牖而入。照見此可憐之父女。方共

倚傾圯之破榻。鼻息吁吁。越味醺然。蓋彼等不得睡者。歷兩晝夜矣。未幾女郎先醒。啓戶汲水。取火煮之。沸草草洗沐。沖茶潤口。乃念父早餐無着。芳心宛轉。不知所從。躊思良久。毅然出扣隣家之門。問春富婆婆在否。春富婆婆出問。何人。女郎面赧口吃。不能置詞。春富婆婆者。已知女郎心事。冷笑曰。汝父欠米升半未還。汝又來借錢。耶。女郎泣然曰。事成有之。顧我父昨日未進一餐。今再受餓勢。且不支願。以隣右之誼。更惠一次。且我……女郎言至此。頗羞澀。似不能盡其詞。旣而朗然曰。且我已鬻身爲人婢。我父不久得鉅款償債。不難也。嫗聞驚喜曰。姑娘將鬻身耶。以姑娘麗質。可得善價。汝父或不憂涼餒矣。區區升米。值得幾何。姑娘即將去。女郎受米道謝。將行。嫗復絮絮追問不已。女郎勉告之。嫗復以殘菜一甌。餽之。女郎持米及菜歸。煮飯旣熟。方喚阿爹。父醒。女進飯。父驚問。此安從得來。女佯爲笑容。且告之父。狂喜。盡以半其賜女。女慮父未飽。父曰。我餓甚。不敢多食。多食更易致病。女乃盡其餘。父曰。今我儕行……行乎。一言未畢。父女都淚不自禁。父撫女肩泣曰。愛女。吾累汝。吾累汝。方汝母死時。我固不欲娶。而汝舅父輩苦勸致引。狼入室。旣殘我女。復竊我所有。從人以去。以至于今日。煢煢父女。乃復不能相依。此皆賤婦之惡。而亦我之自召。嗟夫。吾女。汝不忍舍我。我又安

忍鬻汝。顧爲父女生活計。舍此。又有何法。嗟夫。愛兒。今宜行也。天心至仁。苟惠我者。或尙得自。立容再圖完聚耳。

嘉興城內有巨室郁氏。門庭深邃。體制崇宏。爲縣中有數人家。時爲中秋後數日。在午。其九十時。間有鳩形鵠面之窮漢。挾敝衣破履之女。郎望門投止。女年約十五六間。雖衣服破敗。而容光煥發。姿態倍饒。似天公故與以難堪之境。遇以顯其毫無憑藉。毫無襯託之絕世姿容。因以博幾許人之憐惜者。窮漢抵門不敢遽進。立門外。如有所待。俄一形似役人者出。窮漢作笑容。進曰。老漢張阿誠。因貧無衣食。特鬻親女爲府中下使。昨已託李先生致意。煩稟告主人。道張阿誠父女來也。其人初見阿誠。色然如怒。旣聞阿誠語。又睹女郎。則頓易和悅之色。令父女暫坐方進內。稟其主人。郁頌馨及女主沈夫人。夫人曰。是張阿誠之女耶。可速令進。僕出囑阿誠。進而已爲之導。阿誠初入府中。覩此莊嚴體勢。不覺瑟縮不甯。凡歷數重院宇。始抵上房。令阿誠退俟于外。候召。再進。女郎入。見美婢二輩扶中年婦出。坐堂中。東首。又有黑鬚男子衣華服。負手立階畔。僕指謂女郎。此主人。此夫人。可即參見。女郎面微頰低。聲嘶。喚咸跪。見如禮。頌馨顧謂夫人曰。此婢殊大。可憐。人不謂蓬門編戶中有此。寧馨夫人笑曰。是兒姿色。不在蕙姑下。

奈何一寒至此。因問女郎何名。年幾歲。女郎低答曰。婢名蕙春。年十五。旁一婢呵曰。奈何與姑娘同名。女郎大驚失色。夫人怒視婢。因笑慰女郎。此無害人名。偶同何足爲異。汝旣來府後。可改名梨雲。前此有一婢。我甚愛之。不幸已死。至今念念不忘。彼名梨雲。亦我所取。吾視汝貌。頗肖彼故。以彼名。名汝。或不汝忤耶。梨雲亟拜謝。頌馨問梨雲。今汝父安在。僕即引阿誠入。頌馨賜坐。叩以鬻女之故。阿誠據實稟告。且述梨雲之孝說。至傷心。但有哽咽不敢涕泣。頌馨點首。太息回視梨雲。側身却章低首。無言。眉鎖春山之根。玉貌淒淒。眼含秋水之波。淚珠滾滾。頌馨夫婦不覺相顧。太息命以百金爲梨雲代價。外更賞阿誠衣服食物等稱。是阿誠率梨雲叩謝。已。阿誠欲行。梨雲復呼阿爹。阿誠問尙有何言。梨雲覺無可言。但有涕淚。阿誠亦傷心不已。因又誥誠數言。硬着頭皮。至去梨雲送至門口。至望不見影。始拭淚而入。桐樹中孤蓮子心苦梨雲。此際傷心。蓋有難堪者矣。

阿誠旣去。夫人囑侍婢美雲爲春雲易服梳洗。除舊更新。益增媚態。夫人大悅。命美雲導往見姑娘。公子並導往。至各處游玩。俾悉府中情形。美雲即挈梨雲出。且行且語。梨雲吾家姑娘年僅十六歲。吟詩作字。繡鳳描鸞。罔不精絕。大公子名劍英。已於去年逝世。二公子名劍華。年小。

大公子二歲爲十七齡品貌才學是無上人才更有一人與公子同學却是寒酸出身姓沈名憂夫係我家夫人之內姪與二公子同年聞師爺云此人才學更在公子之上梨雲一一默記問姑娘房中尙有何人美雲方欲再言已抵蕙春繡闥遂縮口不語囑春雲暫待已則掀簾呼曰繡雲姊新來婢子梨雲妹夫人囑見姑娘旋有一婢披白色紗衫元色背心下繫元色紗褲着天然履匆匆啓簾出曰來矣美雲姊姑娘方作小楷可着他入見美雲乃挾梨雲入內聞蕙春在後房喚曰在此繡雲推梨雲使前與美雲懽笑共挽入後房蕙春輟筆向外梨雲參見畢蕙春諦視良久嘖嘖曰好品貌流麗而端莊敏慧而靜穆是大家女子相謂乃淪落至此因笑握梨雲手絮絮問話梨雲偷覷蕙春圓姿比月潤臉羞花秋水神瞳春山眉黛果然絕色佳人不覺自慙形穢繡雲指炕邊方椅請梨雲坐梨雲未敢蕙春笑曰有話問汝可坐談無庸拘禮梨雲方謝罪就坐對蕙春問話一一據實答復蕙春不勝惋惜問識字否梨雲答曰幼時從阿兄讀三年自阿兄病死久已廢讀貧賤人家得衣食已出非分尙思讀耶蕙春太息就案上取李義山集指其一首曰試讀之梨雲面頓緋終讀尙無大謬蕙春喜曰我固知嬌慧如汝必應識字復取筆令寫梨雲辭不能強之遂書頃所讀七絕一首一字不誤書法雖不甚佳而饒有

秀氣蕙春驚曰子真絕世聰明人才看一遍便能默寫字亦娟好勝繡雲多矣梨雲亟謙謝面益赧不自安繡雲在旁嚙指微笑梨雲益慙亦不禁嫣然蕙春笑曰吾將請於夫人以子歸我何如梨雲大喜拜謝時美雲已爲他婢喚去蕙春顧語繡雲可往稟夫人道新來婢子姑娘甚愛其敏乞夫人見賜繡雲領命而去少頃歸報命曰夫人謂姑娘旣愛梨雲可便留用蕙春大悅囑繡雲代爲設置一切並添備一應用具方歷碌間僕婦李嬾報二公子來矣

厘父曰天下惟篤於天倫者方能深於愛情本書爲言情小說乃於開卷第一段先提出一個孝字來作者於此似有微意存焉

蕙春一見梨雲親愛直同骨肉使非情場一戰二人交情或將略去主婢而爲朋友卒乃以憂夫之故因好成仇爲德不卒此非蕙春薄情正其深於情處君子是以嘆情之魔力爲不可思議也

先借美雲口中提出憂夫才學而歸之於師爺所言若憂夫丰度如何須待梨雲辨賞美雲固僅知爲寒酸出身而已此梨雲之所以爲憂夫知己也

第二章 獨見了那人兜的便親

著者曰。天公弄人。常使人於不測之中。驟易其悲歡禍福。若梨雲者。既鬻身而爲婢。彼其自視。若一朝而陷於網罟之中。不謂遭遇之佳。有出於希望之外者。至其後。此經歷之困阨。幸福之醞釀。則又非爾日之所預想矣。梨雲固心折蕙春。欲爲蕙春婢。而不敢請。不圖蕙春已先獲彼心。而以梨雲屬之。已梨雲自謂得所。依欣喜之情。不覺並露於面。方與蕙春絮語。家常驟聞橐囊之履聲。自後戶入。則二公子劍華至矣。劍華綺年玉貌。溫婉風流。一種藹然可親之態。自流露於詞色之間。既見梨雲。咤曰。此何人。彼何名。哦。是即新來姊姊梨雲者。非耶。蕙春笑曰。亦既知之。何勞多問。二兄試觀此姊姊品貌。何如小妹。梨雲本已瑟縮不寧。聞蕙春引以相比。益慙悚。至於無地。粉面呈紅。低鬟悄立。若不知所以自處。良久始低聲輟笑曰。姑娘奈何與婢子相比。忒嫌不倫。劍華大笑曰。妹勿怪我直言。吾適觀梨姊姿容品格。似不在妹下。顧未敢遽加評論。今聞梨妹清越之音。始知與吾真堪頡頏。匪有上下之分。須知無論男女品貌。固不可忽。其次目之光與喉之音二者。尤不可不完。吾爲此論。非僅言其人之美。其關係於人品者。尤非淺眇。以我揣之。梨雲殆無上清品也。雖然。抑何屈身爲人婢。而淪落至於此哉。言時頓露其惋惜之容。嗟嘆不已。蕙春笑曰。兄言可謂細膩熨貼。確當之至。推梨雲曰。汝今又得一知己矣。梨

雲面益赧如帶。醉海棠倍增嬌艷。不覺忸怩曰。公子姑娘奈何。儘調侃。婢子不顧。婢子難堪耶。劍華笑曰。吾非誇汝。汝有可之誇道也。雖然。吾問汝。汝何故由來我家。梨雲觸動身世。眼暈朝露脈脈。無言。蕙春具以所知相告。劍華嘿然感喟。不己。蕙春笑曰。二哥從今又添一椿心事矣。劍華微哂。方欲對答。繡雲奔入曰。師爺喚二公子。劍華亟起曰。容再談。先生喚我。我去也。復笑撫梨雲背曰。汝安心。此間決不苦汝。苟有所需。汝姑娘必能供汝也。言既復。顧蕙春笑曰。妹妹。吾言然乎。蕙春笑曰。不勞費心。快進館去。先生喚汝。急更遲延。嫩肌膚。行着竹板兒矣。彼此一笑。劍華匆匆去。越數日。時方紅日中。懸鐘鳴十二。已報午餐時候。繡雲與梨雲共侍蕙春用膳。畢。蕙春囑梨雲速飯。謂當挈汝至園中游玩也。梨雲食餒。即隨蕙春出繡閣。繞曲廊。過小角門。便至花圃。圃爲頌馨手搆。爲退休娛老之所。因性耽淡泊。一切質樸。無壯麗靡艷之氣。一花一木。一亭一榭。靡不饒有天趣。不落俗情。蕙春挈梨雲穿花叢。拂柳徑。繞廻欄。經曲榭。且行且指點。所往不覺行至一處。疎竹一叢。清流環繞中。爲古式小屋。穿橋而過。則頌馨閱書處也。小廝琴兒。畫兒。方沃水澆花。見蕙春咸正立。垂手請安。蕙春知阿父方在上房歇午。遂偕梨雲折回。更東行數十步。見樹林深處。露出一角白牆。蕙春指謂梨雲曰。此爲公子等書室。噫。彼負手行。

於花畔者。非憂夫哥耶。梨雲循所指。注視則見一美男子。負手仰天。噫氣不已。是時行漸近。夫益真。梨雲不覺失聲曰。此即憂夫公子耶。英姿颯爽。不愧丈夫較二公子。又各是一付神情矣。蕙春聞言。忽忽如有所思。目注梨雲。停眸不語。梨雲不知所謂。亦佇立無言。時距憂夫立處已近。憂夫已見蕙春含笑。欵步行來。問蕙妹已午餐否。蕙春不答。笑指梨雲曰。憂哥識此人否。憂夫諦視梨雲。似有驚訝之色。旋即易爲笑容曰。固已知之。此蕙妹新待之良伴。梨雲姊妹者是也。蕙春笑曰。哥哥消息。恁靈却是阿誰。報告憂夫。笑而不答。但雙目炯炯注梨雲。不稍瞬。不知梨雲方偷覷憂夫視線。相接梨雲微笑低鬟曰。姑娘我儕去休。蕙春不答。挈梨雲返身亟行。憂夫呼曰。蕙妹慢行。此間滑防跌。言未畢。蕙春纖趾誤踏蒼苔。失足幾墮。虧梨雲盡力攙扶。幸免於跌。不覺回視憂夫。嫣然一笑。梨雲見蕙春笑。亦不覺客哂共入花叢冉冉而去。憂夫曰。視梨雲去後。悵焉若有所思。仍負手閑行。回繞不已。忽聞呀然一聲。書樓窗啓。憂夫不覺仰視。見劍華探首窗外。笑曰。憂哥何思之深也。憂夫不知心中何所感。驟經此問。頓覺面部微熱。支吾答曰。我無所思。二弟頃何作。先生已起否。且言且步入書室。則先生周企賢已午睡醒來。高坐講桌。憂夫劍華各歸坐位。企賢雖老宿。自歐風東漸。庶政改革。亦頗注意於新學。